

歷代名臣言行錄

蘇子瞻

PDG

宋名臣言行錄外集目錄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程顥字伯溫河南人

張戢字天猷益安人程顥字伯溫河南人

范祖禹字禹夫一字夢舉朱光庭字公叔

呂大忠字晦叔華陽人朱光庭字公叔

蘇軾字子瞻謝良佐字通甫

劉安節字元常侯仲良字師聖

孟厚字敦夫侯仲良字師聖

李郁字元祖胡安國字康侯

劉子輿字彥冲劉勉之字安人

朱熹字子元張栻字敬夫

陳亮字同父劉清之字潛庵

節錄宋名臣言行錄目錄

宋外集李氏原本

周敦頤

呂大臨

馬伸

劉也之

呂祖謙

程顥

謝良佐

胡國

李侗

陸九齡

程頤

游酢

胡宏

朱松

陸九淵

張載

楊時

胡憲

朱熹

蔡元定

張栻

劉子輿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程頤

游酢

胡宏

朱松

陸九淵

張載

楊時

胡憲

朱熹

蔡元定

張栻

劉子輿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載

楊時

胡憲

朱熹

蔡元定

張栻

劉子輿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劉子輿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張栻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宣興潘村蔡極

潘氏原

吳縣侯學印與久敬人

學氏原本

讀外集

張采

外集次道學名臣言行夫道學為伊川論顏子所樂云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故曰克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說於孔孟以是云者無可舉似通自通學說起樂乃有三師門各執一也儒流儼製二也摸人彈端三也三將而通學為智者諱然源洛以來世不常治而三綱攸明五倫時叙謂非諸儒倡賢之力經緯萬機者乎然朱子所集以特考之則源洛二程其世也何以會是曰諸儒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朱子所謂大人天民圖流亞若名臣其上者則程氏耳以目諸儒不蒙矣乃卒氏集之而稱外者何哉曰名臣之外焉耳則所以內之也夫朱子著本極圖傳通書解西銘解義程氏遺書程氏外書於諸儒殆無遺蘊又何事屑屑言行為且諸儒不易得伊川嘗云著書不得已尹焞問朱公接所論雖說如何伊川曰我在何必觀此蓋深慮文辭煩重不啻是釐千里故程氏每勸人靜坐張子庶幾終日危坐邵堯夫百源山中雪夜危坐子厚著西銘主於踐形復性堯夫既去世綱與夫為徒此豈結跏禪寂者固知動靜相因體用一貫由其道者可以審矣需齒則何從大學必先明是非而後可從事朱子有云江西頓悟永嘉多功不辨何由明道今永嘉之學為羅流所成而凡屬高明無不旁引緇徒希心內典名曰頓悟實則禪宗此又陸氏之操戈具當鵲湖所談斤數故朱子教惟務管先之下學其近思錄小學書說數學者飲食菽水也李氏斯錄亦做小學近思之意為中下人地使有志學道者舉乎邪正辨乎義利則幾動而心性以明是因知解得操持因向往得踐履由是而言其庶幾為不惑通關三辟幼武氏之書且為溫編矣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宣興潘村朱桓拙存輯錄

汪承學纂校定

吳縣侯學邱與久敬人重校

宋 外集 卷之六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

志趣高遠濂溪舊有小橋亭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令父老能言之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
密嚴恕務盡道理景祐三年以舊龍圖閣學士鄼向任試將作監簿復為分寧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
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欲深治之獨與力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
敵人以婦人吾不為也使者悟因得不死即移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曰公老無及
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傳使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富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端端焉以
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載於眾口臨之
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守憲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
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艱瘁羈險遠亦緩事徐按以疾求知
南康章國年廬山之蓮花峰下前有泉合於湓江取譬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收用之未及而卒黃庭堅稱其
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屢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名民菲於奉身而無及於聲譽隱於市也而
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大極圖說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總序者謂其言約而道
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遠因與為
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學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則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候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
驚異之曰非從月茂叔來耶其善問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論曰元公濂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康永壽卷曰自
孟氏沒而聖道不傳俗儒之學內尚於章句文辭之習外雜於老子莊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一出於私智人為之

聖學蓋千餘年矣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允生之功為大矣通書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伊尹願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願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願淵之所學過則聖反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已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當減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

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冀州時宜豫區者覲既謀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立祠南海於是迎其神至冀州使詰之曰比過海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風而上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徒知磁州又徙漢州堂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獨抗議指其未使即移病歸使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正年卒年八十五為人慈恕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之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迎以歸教養其子弟如子姪時官小縣薄產已為義人以為難則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顯舉進士調鄆縣簿氏有借地宅以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類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二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再至上元簿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為神物額捕而脯之使民不惑令魯城民稅粟多移還其任則道遠就糴則價高乃為蠲富而可任者預使貽粟以待費太省民以事至錄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廩鄉村遠近為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哀憐無所吝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求出於其望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以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

裴行神宗亦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當勤勞防未然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成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賴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屬多待之澀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愧屈自安石用事未嘗一語及於功利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善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立事治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予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出提點京西刑獄園解改會館置軍判官曹村場決諸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盡遣賄卒見付渙以鎮印付之立走決所激論士卒命善之酒者度決口引巨壺濟眾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還太常丞如扶溝縣劉河懸子無生理專奪取行舟財貨嚴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實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繆為業且察為姦者自是境無創製患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逃囚責監汝州監稅哲宗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願實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苗裔且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之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塞無聖門之嚴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文彦博家眾論題其壁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習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益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惜

己歲嘉定十三年諡曰純公高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嘗言曰愛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令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棄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者亦自求志又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劉安禮問曉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又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心要虛子夏言事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與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萬志好學才良行脩者延聘教導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流轉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之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尊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貢與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才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作序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頤之弟

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園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並蕩其性繫矣是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惡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惜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頤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百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之為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頤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下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顧子所
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則首以師禮事之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
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
蹈聖世之逸民望權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權崇政殿
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德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
尊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知氣習變化自然而成
願選名儒入侍勤講讀龍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每進講色意莊嚴以諷諫
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對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畏其除冬至百官衣賀
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為慰既除畏有司請開樂置宴頤言除表而用吉禮尚當國事廢樂令特設宴是喜之
也皆從之帝嘗以書疹不即適其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
日宰相以下始奏請間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
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力辭董敦逸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刺籍貫涪州徽宗即位徙峽州復其官又奪於
崇寧大觀元年卒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中庸語孟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望人為師不至
乎聖人不止也嘗言農夫和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蟲惟續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故著易春秋
傳以傳於世嘉定中諡正公淳祐中封伊陽伯從祀孔廟嘗言曰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於廟皆知報本今
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脩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
至終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
使新知禮義又曰病臥於牀妾之膚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治也不用浮屠又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
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者其慶者可矣或問澤佐金書也澤所欲為令或不從如何伊川曰當以誠意勸之令令

與和不和只是爭私意。今是色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今。積此誠意豈肯不動得人。又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又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夜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大馬必異乎己之大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尊嚴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又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敬愛。如此者安能久。若果人須是恭敬。若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豈是表記。君子莊敬日謹。安得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人於外物牽身者。事事要好。只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之所以養其中也。顏滿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嚴肅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敬交於前。其中則遠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卑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聲躁妄。內斯靜專。知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當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諸父兄之望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當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讀論語者。但將子弟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自變氣質。嘗看詳學制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解則以去利訪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說然餓死事極小失即事極大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

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當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撒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其舊學嘉祐二年登進士為祈州司法參軍還當嚴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對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所語漫不合乃移疾歸屏居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始須臾忘也嘗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益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在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傷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復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易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徹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體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己以為知人而天不求為賢人而又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理黃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得於合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敘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其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咨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卒貧無以餽門人為奉喪還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農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說正家又作西銘程顥嘗言曰西銘明理一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之後蓋未之見朱晦菴曰養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言之深旨之遠而近世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聖人以來一人而已為之弊曰晏悅孫吳說釋老書

撤舉皮一聖道精思力踐妙契探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協定十三年諡曰明公嘉祐元年封邵伯從祀孔子廟庭當
言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嬌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
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瀾端應對得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
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殉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又曰舜之事親有
不悅者為公頑母豈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竭
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而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又曰事親奉
祭不可使人為之又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患在施之不見
報則報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又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
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又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厭為與下
民一致所事不啻衣食之閒無差之樂耳又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又曰六經須備理會
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人公著長子

為人樂易簡傲有至行少從焦干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
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專務古學安石欲用為講官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曷昔相
與之意蓋矣安石乃止公著語張耒曰此子不欺暗室守官京師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終公著始
末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嘗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
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
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權右司諫辭不拜紹聖黨論起言官劾罷之謫居和州徽宗立召
為祕書少監改光祿少卿力請外以直祕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邢罷為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
卒父正獻公居家簡重慕然不以事物經心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其子然教之事事循規矩南十歲祁寒

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幘綈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閭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焦先生最贊方正正獻招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略詞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父母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嘗自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氣象者對令容止輕重修養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檢點總毫不盡則歡於心矣豈有工夫檢點他人耶思雖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又言凡與交遊書問其祖父知名於世者須避其名諱凡作書須先思及書之於人然後作書文潞公與政舊最接一坐未嘗犯其父祖諱自言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晚居宿州直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憂廢事記州縣在和州作詩曰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過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沈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語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能

呂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少知大防上忠之弟

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號程門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振習三代遺文舊制今可行不為空言以佛世顯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者人才者以士數為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貴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士則常患乏才持次之吏應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才不充度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十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賢試法以區別能否齊聲以與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於家為楊氏之學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歲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

體力盡矣之變哉夫大道未明人趨其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類聖人爲求學之難猶難不足學人倫不明遂極惟
懷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當難矣若夫移精維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
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望於公者哉獨謝之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爲其好修其身如古人可
備勸學承及用而卒

謝良佐字剛道壽春上蔡人

習舉孝仁知名與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程門四先生登第後建中靖國初官書局官名對忤言去歸西京竹木場坐口語
輒詔獄廢爲民記問該贍對人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事有未徹則頗有訛伊川稱爲切問近思之學與伊川別一年復
來竟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子細檢點得來病痛全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罪過方有向進處當曰知命雖近也
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吾平生來當字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
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身重程做卻閑工夫枉用卻閑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又云遂得名利關便是小
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方可望有人聖域之理朱晦庵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所著論語
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必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
告教爲人德之門則又最倡明遠外人之綱領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

與兄鵬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講學招便肆其學其學至學焉登
第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爲太學錄事博士以奉親不使求知河陽無暇得監察御史歷知和舒濠三州而卒伊川稱
其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酢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
者人服其明自幼不群讀書一過輒成誦比壯並自力心專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
之知爲成德君子也則其事親無違朋友有信履官遇僚吏有恩意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
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閑足以濟天下過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惜之中庸語云說垂於

世其師友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指者矣

楊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

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嘗第河南位顯與弟頤清凡五弟舉公熙寧之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嘗言不赴以
師禮見頤於頤昌相得甚惜其歸也數目送之三年遂南矣四年頤設位於頤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頤於洛時
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與游時侍立不去頤既覺則問外賓誰一尺半張載著西銘二程深推服時疑其近於兼
愛與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
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蔡京欲收人望會使高麗者還言國主問龜山安在乃君為秘書郎還著作郎入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雖稱
祖宗之舊其實之注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號分爲三黨繙紳
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
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喜虛內事外遂陳燕喜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嚴而威軍之
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其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入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
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適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當中勢如
積薪已熟當自奮勵以疎勤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帝竊在朝淮南殷謀論黜之才未幾北道公
孫宗暉也時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宏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
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略地當遣獲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
制勝矣今日之弊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飲東南
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蘇龍之詔累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衛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楊根不除人難信之欲致人和
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圖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鄂季之善用兵猶

不克敗師令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當爲三路大帥敵人侵擾軍即
歸營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焉三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蓋實於兵二十餘年藉
殺將剿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殿兵初退欲割三鎮以議和時極言其不
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害也自周世宗定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此庭使敵騎疾馳貫
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神師遣劉光世皆一時名
將始至而梁用乞召聞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掠撫有紀極極
臺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被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憊而
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和衆之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敗盟
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
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時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
曰無以逾卿遂以兼國子祭酒疏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黨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如其所本也蓋
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授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謹按安
石授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之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言其爲害當在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舍符契其若
爲邪說以空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漢文惜則百金以罷霍去病安石乃
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
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爲皇上寶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免驍之
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軍糾萬物費而不爲侈夫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樂之而無
後歟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驕費而不侈之說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驕奢用以侈靡爲
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落從祀之列
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極優顯而未及韓維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安撫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懷贈而未及

郭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復學四上章乞罷諫自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乃轉直學士上命乃改徽猷閣待制歷辭備乞還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立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人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為務乞恤勤王之兵乞寬輟言者違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學得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多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嗣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天資美瞻濟以聞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教學者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燕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晝夜晨昏之表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為得若工無用之文微章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光洛陽人

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後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國沒焞待洛中非弗費間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薦焞德行可備勸誘公至京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尚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處士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焞執職國器不為時用未副陛下側席求賢之意豈將加譴擯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關門遇害焞死後魁門人卑置山谷中而免劉豫以程學不從以兵忌之乃自商州魯蜀至閬得程頤易傳讀之紹興四年止於洛洛頤讀易地也閬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以目伐授宣教郎光宗政殿說書以疾辭詔給行資遣潛臣至洛親遺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感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可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起之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侍臣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宗武班別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直徽猷閣主管

萬壽觀留侍經筵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使議和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猜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歸敵未殄然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寓德皇后崩閣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諸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當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譖詐而親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之讐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共戴天之讐與之和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數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當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虜情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張我日益怠慢尋叛天下有披髮左袵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閣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觀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應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聖有言保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莽之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當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慕義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放歸田里乃以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致仕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煇者蓋鮮願嘗以曾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